

大家小书

大家写给大家看的书



金石丛话

施蛰存 著

非外借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 京 出 版 社



金石丛话

施蛰存 著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金石丛话 / 施蛰存著. — 北京 : 北京出版社,
2017.6

(大家小书)

ISBN 978-7-200-12929-8

I. ①金… II. ①施… III. ①金石学—中国 IV.
①K87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074079 号

总策划 安 东 高立志
责任编辑 高立志 向 雳
责任印制 宋 超
装帧设计 北京纸墨春秋艺术设计工作室

· 大家小书 ·

金石丛话

JINSHI CONGHUA

施蛰存 著

*

北 京 出 版 集 团 公 司 出 版
北 京 出 版 社
(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)
邮政编码: 100120

网 址 : www.bph.com.cn
北 京 出 版 集 团 公 司 总 发 行
新 华 书 店 经 销
北 京 华 联 印 刷 有 限 公 司 印 刷

*

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32 开本 4.75 印张 50 千字
2017 年 6 月第 1 版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200-12929-8

定价: 28.00 元

质量监督电话: 010-58572393

序 言

袁行霈

“大家小书”，是一个很俏皮的名称。此所谓“大家”，包括两方面的含义：一、书的作者是大家；二、书是写给大家看的，是大家的读物。所谓“小书”者，只是就其篇幅而言，篇幅显得小一些罢了。若论学术性则不但不轻，有些倒是相当重。其实，篇幅大小也是相对的，一部书十万字，在今天的印刷条件下，似乎算小书，若在老子、孔子的时代，又何尝就小呢？

编辑这套丛书，有一个用意就是节省读者的时间，让读者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较多的知识。在信息爆炸的时代，人们要学的东西太多了。补习，遂成为经常的需要。如果不善于补习，东抓一把，西抓一把，今天补这，明天补那，效果未必很好。如果把读书当成吃补药，还会失去读书时应有的那份从容和快乐。这套丛书每本的篇幅都小，读者即使细细地阅读慢慢地体味，也花不了多少时间，可以充分享受读书的乐趣。如果把它们当成

补药来吃也行，剂量小，吃起来方便，消化起来也容易。

我们还有一个用意，就是想做一点文化积累的工作。把那些经过时间考验的、读者认同的著作，搜集到一起印刷出版，使之不至于泯没。有些书曾经畅销一时，但现在已经不容易得到；有些书当时或许没有引起很多人注意，但时间证明它们价值不菲。这两类书都需要挖掘出来，让它们重现光芒。科技类的图书偏重实用，一过时就不会有太多读者了，除了研究科技史的人还要用到之外。人文科学则不然，有许多书是常读常新的。然而，这套丛书也不都是旧书的重版，我们也想请一些著名的学者新写一些学术性和普及性兼备的小书，以满足读者日益增长的需求。

“大家小书”的开本不大，读者可以揣进衣兜里，随时随地掏出来读上几页。在路边等人的时候、在排队买戏票的时候，在车上、在公园里，都可以读。这样的读者多了，会为社会增添一些文化的色彩和学习的气氛，岂不是一件好事吗？

“大家小书”出版在即，出版社同志命我撰序说明原委。既然这套丛书标示书之小，序言当然也应以短小为宜。该说的都说了，就此搁笔吧。

目 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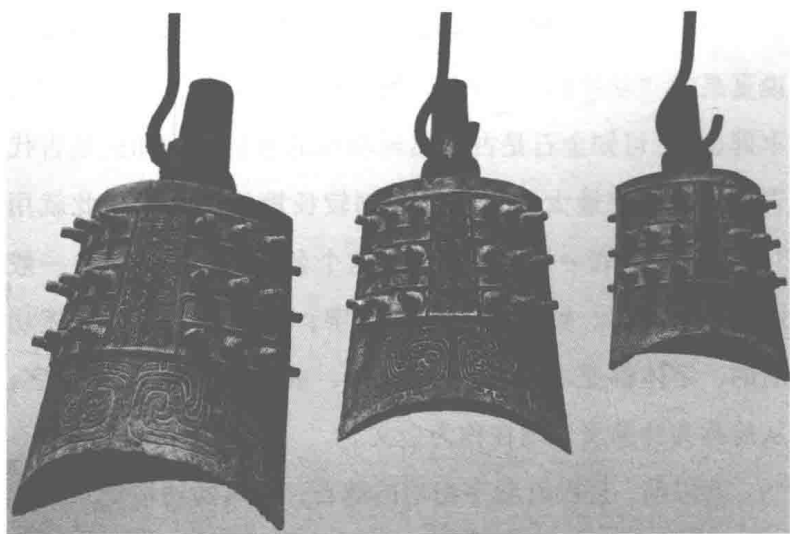
一	“金石”“文物”“考古”的各自含义	(1)
二	说碑	(6)
三	说帖	(11)
四	谈拓本	(23)
五	碑额、碑阴、碑侧、碑座	(28)
六	秦石刻文	(38)
七	先秦金文	(53)
八	汉代石刻文	(63)
九	魏晋南北朝石刻	(76)
十	摩崖	(93)
十一	造像	(103)
十二	唐碑	(111)
十三	唐墓志、塔铭、经幢	(121)
十四	金石小品	(129)

一 “金石”“文物”“考古”的各自含义

“金石”这个名词，起源很古。《吕氏春秋·求人篇》说夏禹的“功绩铭于金石”。高诱注曰：“金，钟鼎也；石，丰碑也。”可知金石是古人铭刻功绩的素材。钟和鼎是古代青铜器中体积最大的，可以铸刻较长篇的铭文，因此就用“钟鼎”来代表一切青铜器。但这个名词现在不用了，一般已改称为彝器。钟鼎上铸刻的文字，其内容大多是记述功绩的，字体都是小篆以前的大篆，或称籀书。这种文字，从前称为钟鼎文，现在称为金文。

秦以前，还没有刻字纪功的碑石，夏禹的功绩记录在碑石上，我们还没有发现实物。有一个岫嵴铭，据说是夏禹治水时的刻石，这是后人伪托。在现今已发现的彝器中，也还未见颂扬夏禹功绩的铭文。可知《吕氏春秋》这句话，不很可信。有铭刻的彝器，始见于商代晚期，所刻的还只是简单的造器者名字。记述功绩的铭文，在周代的彝器上才逐渐出现。到战国末年，彝器的铸造衰退了，因而也不再有彝铭。

代替金文而兴起的是石刻文。我们现在还保存着的“石鼓文”，是秦国初期的刻石。以后，秦始皇在泰山、峯山



西周柞钟上的铭文

等四山刻石，是最早的碑版。从汉代直到清代，两千年间，我们有了大量的石刻，它的内容不但记述政治人物的功绩，还有许多历史和社会史料。

研究金石文字的这门学科，其主要任务：（一）古代语言文字的研究。（二）历史的研究。这门学科，称为“金石学”。宋代的欧阳修，应该被归功为金石学的创始人。

近来，有人认为金石学这个名词太旧，又因为过去的金石学者所用的研究方法不科学、不现代化，于是主张改称为“文物学”或“考古学”。对于这一意见，我们有必要把这三个名词的概念弄清楚。

我国现在有两个刊物：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了一个《考古》双月刊，文物出版社主办了一个《文物》月刊。这两个刊物名称不同而内容则差不多，因而有人怀疑这两个名词的含义没有什么不同：考古的对象是文物，文物的研究就是考古。我以为，这个观念是混淆了。

《考古》的英译名是 Archaeology，这是国际通用的名词，义为考古学。这门学科的研究对象是史前文化，包括人类学、民族学、原始社会学等，主要是探讨史前时期的情况。金石文字、商周史迹之类，严格地说，已不在考古学范围之内。《文物》的英译名是 Cultural Relics（文化遗物）。这个名词的含义，较“金石”为广。一切古器物，不论有无铭刻文字，都是研究的对象。金石固不能代表文物，文物也不全是金石。



欧阳修像

我不赞同以“文物学”或“考古学”来代替“金石学”，因为这三者的概念各不相同。金石刻文字，外国人称为 Inscription，这个字，相当于我们的“款识”。不过款识是专指铜器铭文，不包括石刻文字的。“款识学”这个名词已由清代的徐同柏提出来了，我们如果扩大其含义，则“金石学”不妨改称为“款识学”。但在英语辞典中，我还没有看到 Inscriptology 这样的字，不知道它已成为“学”没有。

作者附记：

金石文物之学，从欧阳修到岑仲勉，历代都有学者从事研究，在文学、史学或艺术学上做出贡献。新中国成立以来，虽然文物工作者人数猛增，但这门学科却显得冷落。我读青年文物工作者的文章，似乎他们都不熟悉金石学的传统名词术语。有人还杜撰名词，非但不能继承传统，而且还使概念混乱。我为《文史知识》每期写《金石丛话》，自己定了两个目的任务：其一是想引起读者对金石文物的兴趣；其二是想对金石文物的许多传统名词做些介绍和说明，希望青年文物工作者正确沿用。

“丛话”各篇都提起许多金石文物的名称，有些是相承已久的定名，有些不是，故一概不用书名号。仅在初次讲到时用引号标明，以后再见时就不用了。

Inscription 铭刻，铭文，碑文，铸币、图章、勋章上的文字；标题，题词。

二 说碑

许多人以为凡刻有文字的石头都称为碑，这是一个长久以来错误的观念。所谓碑这个东西，本来只是一块大石板，中间上端穿一个圆洞。古人办葬事，把石板直立在墓穴四角上，利用它来扣牢粗大的绳索，慢慢地把棺材放下去。此外，公卿大夫的家门口，也有直立的石头，用来系马，这就是后世的系马桩。宗庙祠堂门前也有石头，用来拴住祭祀用的牺牲。这些石头，总名曰碑。所以《说文》给“碑”字的注解是“竖石也”。汉以前的古书中所有的“碑”字，大多数指的是这种直立的石板。

大约在西汉晚期，有人开始利用这块石板，刻上了文字，记述墓中人的姓名官位、卒葬年月，就放在墓前，不再撤除。这个东西，称为墓表。现在存有河平三年（前 26）八月的《庶孝禹阙铭》，向来研究者都以为是墓阙铭文，我以为其文辞与东汉时盛行的墓阙铭不同，所以我认定它是墓表。

以后，石板上刻的文辞渐渐多起来，详细地记述了墓主的姓名、家世、生平和事业，还加上些颂扬和悼念的诗铭。这样就成为一篇传记，使过路人读了，可详细地知道

墓主是何等人物。这块石板，就称为墓碑。墓碑是墓表的发展。从此以后，碑的字义变了。人们以为碑是刻有文字的石板，其不刻文字的，反而不算碑了。

祠堂是子孙纪念祖先，人民纪念好官的建筑物，神庙是信徒群众纪念圣贤神仙的建筑物，在这些建筑物门前的竖石上刻了文字，记述受祭祀者的道行功绩，就称为祠庙碑。

在汉魏时代，人们对于碑的观念，大概只限于墓碑和祠庙碑两种，其共同点都是限于纪念过去的人物，现实的和神话传说中的人物。至于记载其他事物的石刻，一般都不称为碑。因此，民间对于这个“碑”字，有了新的解释。人们以为立碑是表示悲悼。我们在汉碑的铭文中，常常可以观察到这一意义。晋代的民歌里，往往以“含碑”为“含悲”的谐声。《初学记》里便直接说出了“碑，所以悲往事也”。到晚唐的陆龟蒙，更明白地说：“碑者，悲也。”这就把汉魏以来的这个概念确定为“碑”字的释义了。

汉碑《北海相景君铭》有“竖建虎裴”一句，这个“裴”字，从宋代的洪适到清代的翟云升、翁方纲，都不识得，所有的字典里也都不收。我以为这就是碑的俗体字，它反映了汉代人以悲释碑的观念。这个字如果用《说文》的成例来注解，应当是“从石，悲省声。”虎是指墓前石虎，裴即是墓碑。



东汉《北海相景君铭》拓本局部

汉碑的题额，有用“碑”字的。例如《校官之碑》，是纪念溧阳县县长潘乾建造学宫的；《白石神君碑》是纪念常山相冯巡等为白石山神立祀的功德的。诸如此类的“碑”字，都是指这块石板而言，并不是指其文体。但到了南北朝，这个“碑”字的意义又转而成为一种文体名词了。《昭明文选》的目录里有两卷《碑文》。这个类目，倒是经过考虑的。它表示这是一些刻在碑石上的文章，还没有把这种文体称为碑。但其中所收的碑文中，有一篇王简栖的《头陀寺碑》，内容是记述一所佛寺的，这就只能题作《头陀寺铭》而不能题作碑了。韩愈写了一篇文章，颂扬宰相裴度平定淮西藩镇吴元济叛乱的功绩，把这篇文章刻在碑上，而在他的文集中，仍把这篇文章题为《平淮西碑》，因而被宋代的古文家批评，说他以碑为文体，完全是错误了。这个碑是平淮西碑，这篇文章却应该题作《平淮西颂》。

把一切石刻都称为碑，把碑作为文体名词，这两种都是错误的。



东汉《白石神君碑》拓本

三 说帖

现在“碑帖”二字已成为一个语词，一般人总以为它是一个概念。凡是黑纸白字，供给人们临写的书法范本，都称为碑帖。碑帖是一种东西，碑就是帖，帖就是碑。其实，碑和帖是两种东西。

关于碑，我们已解释过，其概念大致已可明确。现在要解释这个帖字。从最初意义的帖，演变到碑帖之帖，这中间有几百年的历程。许慎《说文》给“帖”字下的解释是“帛书署也”。这个解释不太好懂，我们参考刘熙《释名》关于署字的解释，他说：“书文书检曰署。”清人王启原用现代语译解道：“书文书检者，题文书封面也。”这样，我们才可以了解，凡是题一切文书的封面，就是给它加个标题，称为署。封面是简牍的盖版，古人称为检。如果给帛书加标题，就称为帖。可知署是大名，帖是署的一种。帛书上的标题，大概也是加帖一条织物，故帖字从巾旁。唐徐浩《古迹记》云：“开元十九年二月，在滑州司法路琦家得王羲之正书扇书一纸，其褱是碧地织成。褱头一行，阔一寸，黄色织成。”云“晋右将军王羲之正书卷第四”。此